

如何以“我不想做你哥哥了” 为开头写一个故事？

「我不想做你哥哥了。」

顾晏文喝多了酒，不停拍打我的房门，反复喊着这句话。

起初声音很凶，后面慢慢变嘶哑，带着几丝乞求的味道。

我坐在门后，环抱膝盖，麻木地一张一张翻看继母的大尺度照片。

这是我前不久在他的一个小情人手中买到的。

我一直在想怎么将这个照片公布于众，现在，我有想法了。

凌晨十二点五十分，时机到了，开始行动。

我站起身，打开门。

顾晏文原靠在门上，我一开门，他没了支撑，整个身子朝我倒来。

他身高180，我身高160，完全承受不住，直接被他压倒在地，动也动不了。

幸好他反应快，紧急护住了我的后脑勺。

他撑起身子，目光灼热地看着我，双颊艳红，呼出的气息中带着酒气和淡淡烟草味。

「小小，我不想做你哥哥了，我喜欢……」

我勾住他的脖子，吻住他的唇，将他未说完的话堵在他口中，手毫不犹豫撩拨他。

他犹疑着回应我，很快反客为主，像是点燃了压抑许久的欲望，不管不顾地拉着我沉沦。

门外响起开锁的声音，继母回家了。

时间和算得差不多。

我故意发出声音，吸引她过来。

很快，有脚步声朝着房间走来。

我的心随着她的脚步声颤动，又害怕又期待。

房门被打开，下一瞬，灯也开了，照亮一室旖旎。

我的继母清晰地看到这一幕，她的儿子和她的继女亲密交缠，如一对交颈鸳鸯。

她僵硬在原地，瞳孔放大，手紧紧捂着嘴巴，不让自己叫出声。

而此时，顾晏文垂下头，埋在我锁骨处，撒娇道：「我不想做你哥哥。」

我用余光偷看门口的女人，她的表情已经变得十分阴毒，甚至还有恶心。

「妈，啊……你别看呀，你快出去。」我惊呼道。

顾晏文回头一看，连忙扯住被子，盖住我二人的身体。

他皱着眉，低吼道：「关门。」

门「啪」的一声被关上，他从床上下来，站了好久，才开始穿衣服。

不知道是在想什么，但酒肯定是醒了。

「你睡吧，我自己处理，放心，我会负责的。」

他穿好衣服后，看了我一眼，开门出去了，还不忘反锁，应该是怕我出去，或者怕他妈闯进来。

哥哥真的很注重细节了。

我忍俊不禁地勾起唇角，哥哥不是说喜欢我吗？

那我就用这份喜欢，给他们演绎一出好戏，让他们这辈子都活在我的阴影之下。

第二天醒来，家里坐满了人。

他们愁眉苦脸的样子把我逗笑了。

「你看这个贱人在笑，她还敢笑，我撕烂你的脸。」后妈站起来，指着，脸上每条皱纹都写满了愤怒。

我低头看着身上残存的红痕，他的儿子昨夜可是厉害得很啊。

这都是证据。

我松了松睡衣领口，故作无意地让他们都看清楚。

顾晏文走过来按住我肩膀，往后一转，推着我走往房间走。

「交给我。」

他眼下淡淡青黑，下巴冒出稀松胡茬，看来一夜没睡。

有点辛苦。

「哥哥，我饿了。」关门时，我皱着鼻子，软声道。

余光看到沙发上的继母虎躯一震，唇角抽搐。

早起的心情瞬间直线上飙，好多年没这么开心了。

「十分钟后带你出去吃，你先换衣服。」他伸手揉了揉我的头发，关上门，转身重返战场。

隔着门我听到他们激烈的争吵。主要是继母和我亲叔叔的声音。

顾晏文总共就说了三句话：「我要和她结婚。」

「没什么不可以的，我们没有血缘关系。」

「你管好你自己吧，你又是什么好东西？」

最后这句话，似是从牙缝里逼出来的，我十分赞同。

外面那群人没一个好东西。

三年前，我爸葬礼上，我曾亲眼看到我继母和我叔叔在我爸棺材后面调情，一边做着见不得人的勾当，一边说着怎么瓜分我爸遗产。

那种屈辱和愤怒在四肢百骸横冲直撞，找不到发泄口的感觉，我一辈子也忘不了。

如今终于让他们也尝到了，但还不够。

远远不够。

3

「小小，走吧，我们去吃东西。」

顾晏文真准时，说十分钟后带我出门，就准得一分都不多，一分也不少。

打开门，他自然地牵住我的手，光明正大地穿过一室亲人扬长而去。

我头垂得低低的，耳边全是继母的咒骂。

到停车场坐上车，我还保持着这副瑟瑟发抖的模样。

顾晏文倾身过来给我系安全带，扣好后却没有着急离开，他紧紧盯着我的脸，目光炙热，「想要中式婚礼还是西式？」

「哥哥，昨晚我们太不冷静了。」我低着头，眼睛从下向上看他，像极了小时候犯错误害怕受惩罚的样子。

他勾起我的下巴，轻轻吻了吻，「只是做了一直想做的事而已。」

我歪头看他，露出疑惑的神情，「不是酒后犯错吗？」

「不是，这叫坦诚相待。」他微仰着下巴，发动车子。

我侧目看着他凌厉的下颌线、微突的喉结，哥哥这些年，真是越长越好看。

「哥哥，你昨天为什么喝那么多酒啊？」我小声问道。

他侧目看我，幽深的瞳孔里漂浮起几分哀怨，「你每天都在和谁视频？男朋友吗？」

我忍着笑意，无辜地看着他，「哥哥怎么知道我每天和男朋友视频啊，这语气好酸啊。」

他手撑在我的靠背上，脸凑了过来，与我呼吸交缠，四目相对，「是，我吃醋了。」

我睁大眸子，静静看他，手紧紧攥着安全带。「他不是我男朋友，我喜欢的一直是哥哥。」

这不是假话，我和他青梅竹马，一起长大。情窦初开时便对他滋生了爱意。我知道他也喜欢我，不然怎么会在我每次视频时，就将家里断电断网呢。

他在我唇上轻轻一吻，脸上腾起几分不自然的红晕，却故意端着风轻云淡的模样。

我温婉一笑，摸了摸他的脸，「哥哥什么时候喜欢我的呢？」

「很早。」

「那你为什么会和林黔在一起？」我歪着头，委屈巴巴地看着他。

林黔家很有钱，顾晏文公司的业务，都是她家在照应。继母对林黔，那叫一个上赶着。

「我和她已经分手三天了。」他岔开话题，伸手捏了捏我的耳垂，「吃完饭，我们去买钻戒吧。」

我点了点头，转头看向窗外。

刚到饭店，林黔来了，踩着高跟鞋，穿着紧身裙，眉眼艳丽，带着极强的攻击性。

她将包甩在顾晏文身上，似笑非笑，「你怎么还不来求我复合，如果真分手了，你可就拿不到第二轮投资了。」

她声音故意放轻，放缓，放柔，却不难让人感受到浓浓的讽刺和鄙夷。

顾晏文将我护在身后，「我们之间本就是交易，谈不上分手，是终止合作。」

林黔耸肩一笑，正红色的唇微微噘起，歪头和我打招呼，「小小呀，你照镜子吗，你和他站在一起有多不般配你知道吗？而且你们是兄妹，就非要玩得这么恶心吗？」

我往后缩了缩，林黔说得没错，我确实不够好看，扔在人群中认不出来的那种，而顾晏文，五官俊朗，腰细腿长。

「林黔，正式介绍一下，她是我未婚妻。」他牵住我的手，后退一步与我并肩而站，「我们不是亲兄妹，有什么恶心的，倒是你照镜子吗？我并不觉得，你有小小好看。」

说完，他拉着我径直进入饭店，旁边看热闹的服务员纷纷低下头。

「你约她过来的？」入座后，我问道。

顾晏文看着菜单头都没抬，回道：「她自己找过来的，我忘了解除手机定位了。」

「你们之间到底什么交易啊？」我不解地看着他。

他脸色一变，翻看菜单的手停了下来，掀起眼帘认真地看着我，「资源互换，没什么好说的。」

我觉得好笑，倒在沙发上，捂着胸口，软声道：「那哥哥这算是为我放弃了资源？」

「小小，不提林黔了，我想马上和你结婚，一刻也不想等。」他握住我的手，认真地看着我。餐厅暖黄的灯光揉碎成星星点点落在他的眼眸，像余晖洒在波光粼粼的海面。

如果早一点，是不是我就会自甘沉溺在这片海里呢？

可惜，从来没有如果。

十八岁是我生命中最不愿回忆的一年。

父亲猝死，而继母这个枕边人不在身侧。直至父亲死在家里第三天，她才发现，通知我们回家。

我追问她这三天去哪儿了，她支支吾吾不肯说，一旁的叔叔突然狠狠打了我一巴掌，怒气冲冲地指责我：「你怎么跟你妈说话呢？」

现在回想起叔叔那张脸，我仍然不寒而栗。

人的感情到底可以凉薄到怎样的程度啊。那是他的亲哥哥，他怎么可以做到如此无动于衷？

「哥哥，我也想早点和你结婚。」我伸出另一只手盖在顾晏文的手上，这一次，我也要凉薄给所有人看。

继母既然敢嫂子和小叔叔狼狈为奸，那我就敢和他的儿子，我的哥哥巫云楚雨。

4

吃完饭，顾晏文带我去买钻戒。

我随便挑了个款式，急着回家炫耀。

顾晏文却没有带我回家，而且开车来到郊外的别墅。

这栋别墅曾经在我的名下，我爸去世前一年，突然变更成了顾晏文。

一进门，他迫不及待扣着我的脑袋深深拥吻，长腿向后退，关上门，带着我向里面走去。

他吻得十分粗暴，或许是嫌弯腰太累，直接将我抱起。

意乱情迷时，他哑声喊道：「小小，说你爱我。」

我用手指在他胸前打着转转，「哥哥，我爱你啊，但妈妈怎么办呢？」

他蓦然放下我，漆黑的眸子紧紧盯着我，好一会儿，他揉了揉我的发顶，「小小，我会让她同意的。」

我一脸不相信地看着他。

他逼近我，将我罩在墙壁与他胸膛之间，居高临下地看着我，鼻息喷洒在我脖间，酥酥麻麻。「苏小小，你不准骗我。」

我抬眼看去，撞进一双森冷幽深的眼睛，浑身一震，强迫自己冷静下来。

顾晏文从来不是善类，我是知道的。

有一次放学，我和他一同回家，路上遇到两个地痞，问我们要钱。

我俩把钱都给了他们，可他们又提出要跟我玩一玩。

顾晏文优雅地放下书包，脱下校服外套，塞给我。然后不要命地冲向地痞。

他下手极狠，又不讲礼义廉耻，知道打男人哪儿最痛，就往哪儿下手。

不像一个少年，更像一个亡命之徒。

在那之后，我都把他当作救命稻草。

我想着世上所有人都可以轻视我，只要他不会，我就还能与命运大战八百回合。

可是呢，在我被仇恨拉入深渊之时，他和林黔在一起了。

现在他又来要求我不骗他。

我觉得，他没资格。

他伸出手，温柔地用抚摸着我的脸。「我知道你介意林黔，可我没爱过她。」

那又如何，你们在一起了，你们亲了，抱了，滚了。

你不再是那个只属于我的哥哥了。

「你这话，可以上渣男语录。」我缓缓推开他，苦笑道，「我想静一静。」

他还欲说什么，我转身走到二楼房间，将门反锁。

听到门外没动静，我掏出手机发消息，「把照片做成PPT，传到云端备份吧，我想到用什么方式惩罚他们了。」

很快对方回道：「好的，爸爸。有兴趣跟我详细讲讲吗？」

「没有，不要问，很恶心。」

我丢开手机，疲惫地钻进被子里。

正想休息一会儿，手机震动个不停。

是「好大鹅」的视频电话。他就是顾晏文说的每天和我视频的人。

接通后，一张鹅蛋脸，大眼睛，高鼻梁，小薄唇的男人出现在屏幕。

「你干什么呢，什么时候能宠幸下我？」他头发湿漉漉的，水滴顺着发梢滴落在脸上，说这话时，眼睛微微眯起，笑得人畜无害。

我比了个嘘的手势，「你声音小点儿。」

「你在偷男人？」他夸张地一个字一个字往外蹦。

这好像也差不多。我下意识看向紧闭的房门。

他皱起眉头，噘着嘴，委屈巴巴地看着我，「你啥时候上线，我点你。」

「好啊，马上。挂了，再见。」我飞快挂了视频，然后上线。

我是游戏陪玩，这男人叶子奇算是我的金主。

人傻钱多游戏菜。

经常被我精湛的游戏技术震撼得叫我爸爸。

其实我挺感谢他的，打游戏是我的解压方式，而他，在游戏中默默承受了我所有戾气。

一起打游戏的朋友说他是受虐狂，我这么损他他还笑。

虽然我从未表达对他的感恩，但我越来越信任他。

他是我一个虚拟的朋友，一个不认识但却无所不聊的朋友。

一个散落在天涯的知己。

5

第三把游戏刚开始，顾晏文来敲门，说他妈要跳楼了。

游戏那边的叶子奇听到了，大招都放错了。

「小小，你别玩太大了。」他沉声说道，「要不，我来找你吧。」

我继续走位，在人群里跳过来跳过去。「三分钟内打上高地，你专心点。」

门外顾晏文还在敲门，我不耐烦地回道：「哥哥，等我一下下，我在穿衣服。」

敲门声停止了，没一会儿，又开始了，比刚刚更用力更急切。

「苏小小，你快点儿。」

叶子奇喊道：「你快去吧，别打了。」

「他妈不见到我，是不会跳楼的，不过是做戏而已，急什么？」我小声说道。

坚持打完游戏，我才起床去开门。

顾晏文不由分说地拉住我的手腕，大步往外走。

到了车库，他犹豫了一瞬，选择了摩托车。帮我戴好头盔，系好扣子，又给自己戴。

抬腿跨上摩托车，他转身看我，拍了拍后座，「上来，别怕。」

我踌躇了一会儿，才爬上后座，趴在他背上，搂住他的腰。

「你技术有长进吗？」我小心翼翼地道。

十六岁的时候，我无意说了句隔壁校草骑摩托车好拉风，没多久，他就拉着我坐他的摩托车。

一开始飙得很好，我还夸他太酷了。

兴许是把他哄飘了，非要给我表演压弯。

结果我腿断了，他肋骨断了。两人在床上躺了一个多月。

「放心吧，我腿长长了。」他扭动油门，车子冲了出去，「不会再摔着你。」

我紧紧搂着他的腰，心里突然不害怕了。

死在一块，是不是也挺好？和那些肮脏事一同消失在这个世界上。

风吹眯了我的眼睛，一点点苦涩爬上心头，十六岁的我，在他身后有多欣喜，现在就有多恼恨。

到家的时候，楼下围了很多。他们抬着头，嘴里不咸不淡地喊着别跳啊。

也有人低声交谈，「肯定不会跳的，要跳早跳了。」

顾晏文拉着我，穿过人群，和警察说明情况后，上到顶楼。

继母哭得很不走心，都没什么眼泪。看见我，情绪突然激动了。指着，我，浑身战栗。

「你别跟我儿子站在一起，你个贱人，不配。」

顾晏文皱着眉头，声音冷冰冰的，「你下来，我们谈条件吧。」

继母头摆得跟拨浪鼓一样，「不要，我不和你谈，我不可能让你娶她的，苏小小，你过来。」

我歪着脑袋，皱着鼻子，抿着唇，等眼眶里蓄满泪水，才抖着声线开口，「你为什么这么讨厌我？我们做了十六年的家人啊，我喜欢你，喜欢哥哥，我想和你们一辈子做家人，不分开。」

眼泪簌簌而落，说到最后，声音沙哑得厉害。我都佩服自己，能把这么恶心的话，演绎得如此动人。

继母目眦欲裂，咬牙切齿地看着我，「你休想，我儿子那么优秀，你算什么东西，我给你买了机票，你答应我出国，我就下来。」

我眸光变冷，缓缓转头看向顾晏文。

继母早就想把我送到国外，自生自灭。如今我和顾晏文绑在一起了，我倒想看看，他的态度是怎样的。

他站得笔直，双手在两侧紧紧攥成拳头，「你这么做只会让我恨你。」

继母又哭又笑，表情狰狞可怖，「你为了这么个女人说这样的话，你还有良心吗，我做这么多为了谁，好好好，我死，我去死。就当我没养过你这个白眼狼。」

她往边缘挪了一步。

旁边人吓得大喊。我皱着眉头，突然想看她会不会真的跳下去。

顾晏文蹙起眉头，飞快跳到天台上，「我们一起跳，下辈子，我不想做你儿子。」

继母气得发抖，指着顾晏文，说不出话来，下一瞬，她将矛头指向我。

「苏小小，我求求你，放过我儿子吧，我给你磕头了。」

她从天台上跳下来，冲到我面前，扑通一下跪在地上，不停磕头。

旁边的人拉都拉不住。

我缓缓蹲下身，悲伤地看着继母，「妈，我都听你的，你不要让我去国外好不好？我一个女孩子，异国他乡，举目无亲，我爸爸泉下有知，会心疼的。」

顾晏文跳下来，愤怒地拉起继母，「你到底要闹到什么时候去？」

有眼泪从他眼角溢出，他嘴唇颤抖地说道：「你是我妈，你就不能心疼下我吗？」

继母一巴掌箍在他的脸上，「我一个女人带着你寄人篱下，我有多苦多难，你心疼过我吗？」

脸被打得偏到一旁，他保持着这个姿势，讥讽地勾起唇角：「妈，你还要拿这话逼我到什么程度？」

继母发疯似的冲向我，被警察拉住了，「你到底给我儿子灌了什么迷魂汤，小贱人。」

我缓缓站起身，抹干净脸上的泪水，喃喃道：「我喊了你十六年的妈，可没想到，你从没拿我当过女儿。」

真恨自己当初瞎了眼，想着尊重父亲对爱情的选择，改口喊她妈，还真心真意拿她当家人。

蠢到家了。

「你能不能闭嘴，不要一口一个贱人。」顾晏文牵住我的手，冲继母吼道。

我用力抽出手，平静地看着顾晏文，「哥哥，妈妈她不喜欢我，我不想让你为难，我们还是做回兄妹吧。」

茶里茶气地说完，我飞快转身离去，就怕晚一步，我忍不住暴脾气。

6

下楼时，碰到急赤白脸赶来的叔叔，他二话不说，一巴掌甩在我的脸上。

「你看看你把你妈逼成什么样子？你个小白眼狼。」

猝不及防挨了一巴掌，我险些没站稳。下一刻，我屈膝重重顶向他两腿之间。

他吃痛地捂住下体，哀叫连连，我没解气，又补一脚。

爽。

我跳到一旁，与他保持安全距离，「你这样的男人，怎么也配活在世上，从小到大，我最看不起的人就是你。我是白眼狼，那你是什么，黑心狗吧。」

这叔叔被爷爷奶奶溺爱得无法无天，没心没肺，当了一辈子吸血虫，从没正儿八经上过什么班，但又运气好到离谱，爷爷奶奶给他买的房子拆迁补偿了一大笔，分了回迁房，后来又遇到拆迁，又得了一大笔。

也不知道是什么狗屎运。

他捂着下体，目眦欲裂地冲向我，「苏小小，你爸就这么教你做人的啊，看老子今天不打死你！没家教的白眼狼。」

「你别提我爸，黑心狗。」我一边跑，一边将T恤领口扯豁口，「救命啊，打人了。」

楼下的警察听到动静，飞快跑来，护住我。

我那叔叔正在气头上，竟作势要打警察，被警察两下放倒，反手压在地上的时候，嘴里还在不知天高地厚地骂骂咧咧。

我在警察身后，抽抽搭搭地问道：「可以把他关起来吗，警察叔叔？」

叔叔被带到了警察局，继母很快赶来保释他。

顾晏文也来了。

「小小，你没事吧，对不起。」他站在我身前，眼中满是疲惫，以往总一丝不苟向后梳的发型也凌乱了。

「我问一个幼稚的问题好不好？」我扬起头，「如果我和你妈同时掉水里了，你救谁？」

他几乎是瞬间暴跳如雷，一拳头擦着我的脸，砸向我身后的墙壁。

「为什么你们要掉下水，我不会让你们掉下水的。」

我眼中生了一层雾气，抿着唇摇了摇头。他不敢做出选择，又或者他不敢将那个选择说出口。

「哥哥，送我回家吧，我好累。」我靠在墙上，虚弱地扯动唇角。

继母走过来，看了我一眼，又看了顾晏文一眼。

「以后，你别回家住了。」继母道，「和林黔一起住吧，你不是有套别墅吗？」

继母说得极为自然，好像都忘了，那曾是我的资产。

叔叔也附和道，「这样好，别弄得家里乌烟瘴气了。文文，你是个好孩子，能攀上林家，你可以少奋斗多少年，你不知道吗？」

我垂下眸子，遮掩了眼中的恨意。

「我和林黔分手了。」顾晏文率先走出警察局。

继母小跑跟在后面，「我和林黔打过电话了，她说她愿意原谅你。」

顾晏文脚步一顿，回头看了我一眼，「小小去别墅住，我回家。」

继母不同意，顾晏文冷笑道：「还要闹，那就都住警察局。」

顾晏文送我回别墅，继母死死跟在我们身后，生怕我们又偷偷摸摸干点什么出来。

那样子真是滑稽好笑。

「小小，有事给我打电话。」走的时候，顾晏文担忧地看着我。

我心里好笑极了，面上端出可怜的表情，「知道了，你照顾好妈妈。」

继母一把扯开顾晏文，挤到前面，嫌恶地看着我，「你俩说话就说话，离那么近干吗？」

他们走后，我躲进房间，关上门，拨通叶子奇的视频电话。

那边接通很快。

看着屏幕上出现的白净脸庞，我忍不住红了眼眶。

「我好气啊。」我咬着牙，皱着鼻，忍着不让眼泪掉落。

「那你别忍着了啊，你说吧，我方便听。」他一边说，一边戴上耳机，「好了，你的高级垃圾桶上线了，请问爸爸是选择安静聆听功能，还是选择花式谩骂功能？」

我吸了吸鼻子，「先安静聆听吧。」

「好的，爸爸。」他忽闪着湿漉漉的小鹿眼，摆正姿势，认真地看着我。

「继母做的那些事，我不信顾晏文一样都不知晓，他说他喜欢我，可他从没有坚定地维护过我。他根本就靠不住，我个傻子还对他有一丢丢期待，真想抽自己。不管付出什么，我都要让他们身败名裂，一辈子抬不起头。」

「叶子奇，我一定为我死去的爸爸讨一个公道。」

「我再不会对顾晏文有奢望，虽然我曾经喜欢过他，但现在，我觉得他不配。来吧，让我赚点你的钱开心一下。」

视频里的叶子奇听到最后一句话，愣了好一会儿才反应过来，笑得颇为无奈，「行行行，上线，今天陪你打到你不打为止。」

「好大鹅，你身边还有像你这样人傻钱多的朋友吗？」我吸溜着鼻子问道。

「你又又又说我傻。」他指着，委屈巴巴地说道。

我扑哧一笑，险些冒出个鼻涕泡，连忙挂掉视频，擤鼻涕。

上了游戏后，我四处游走，见人就杀。现实中的郁闷逐渐被游戏的快感替代。

我对游戏那头的叶子奇笑道：「矫情完，我又是一条好汉。」

「好汉，那我们能不杀人，推塔了吗，对面的都在催了。」他苦笑着回道。

「推吧，推吧，同志们辛苦了。」

7

顾晏文提出偷拿户口本去领证，先斩后奏。

我回他，娶为妻，奔为妾。我不愿意。

他没回我。

我又道：「我要一场婚礼，不用多豪华，只要宾客满朋，亲友祝福。」

消息发过去，如上一条一般，石沉大海。

我也不抱期待，继续和叶子奇打游戏、侃大山。

我真喜欢叶子奇秒回的习惯，才不像某些人，一时兴起发条消息，然后再莫名其妙消失匿迹。

「上次那个PPT我看了，你怎么还打码啊？」我发消息问道。

「尺度太大，我不想脏了别人眼睛，万一被小朋友看到了，多不好。」他回道。

我抱着手机笑得前后打滚，他想得还真是周到。

继母和叔叔轮番过来催促我办理护照出国，一开始还有耐心循循善诱，满口仁义，后面就开始破口大骂。

好在顾晏文每次都能及时赶到，将他们赶走。

纠缠了大半个月，我的大姨妈还没来，买来验孕棒验孕，看着试条慢慢显现出淡淡的两条杠，我久久不能平静。

怎么运气就这么好呢。

我将验孕棒的图片发给顾晏文，不到一分钟，他的电话就来了。

「小小，是真的吗？」他沉声问道。

我扯了扯唇角，若有若无的悲哀涌上心头，「我倒想是假的。」

说完我便挂了电话，懒得与他废话。

没多久，他赶来别墅。

我还没调整好表情堆出假笑，就看到他身后跟着林黔。

「你们不是终止合作了吗，难不成又搞一起了？」我靠在沙发上，漫不经心地问道。

「你真怀孕了？」林黔踩着高跟鞋来到我身前，居高临下地看着我，凌厉的眼妆让她看起来杀气十足。

「是。」我坐直身体，无辜地睁着眼睛。

她撩了撩刘海，对我比了个大拇指，唇角挂着讽刺。

「顾晏文，麻烦让你妈注意点姿态，别再求我跟你复合了。」林黔转过身婷婷袅袅地离去，高跟鞋在大理石地板砖上发出清脆声响。

我收回目光，站起身，将验孕棒扔给顾晏文，「哥哥，这孩子留吗？」

「苏小小，你对我有信心一点。」他伸手将我拉进怀中。

8

顾晏文连夜带着我回家见继母，他好像挺开心的，时不时伸手摸一摸我的肚子。

到家的时候，继母正襟危坐在沙发上，表情阴沉难看，想来是已经知道了这消息。

顾晏文拉着我走到她面前，「小小怀了我的孩子。」

「林黔都跟我说了，你个蠢货啊，林家这样的好家庭，你都不知道把握住。」继母一下子跳了起来，额角青筋暴起，「这孩子爱谁谁的，我不可能让你们结婚。」

顾晏文阴冷一笑，「妈，有人要收购我公司，价格算下来，正好是苏爸爸那些遗产的份额，我打算都打到小小账上。」

继母难以置信地瞪大眸子，胸口剧烈起伏，举起手就要向我打来，被顾晏文拦住了。

我同样也觉得有点不可思议，他这么努力经营公司，竟是想着把钱给我？

这到底是真话还是假话？

顾晏文回头看了我一眼，又继续说道，「你并不是个好母亲，但我想做一个好父亲，你拦不住的。」

继母瘫倒在沙发上，嘴唇直哆嗦，指着我，「我要跟她单独谈，你出去。」

顾晏文想了想，同意了。

看着他离去的背影，我心中有点激动。

终于到了可以谈判的一天。

「我可以给你钱，你离开我儿子。奉子成婚在我这儿行不通。」继母努力挺直背脊，手却在发抖。

「这些年我爸的遗产都被你赌博输得差不多了吧，你能给我多少钱？」我坐在沙发上，身子往后靠，「顾晏文说把公司卖了，钱给我，我很心动。」

「你休想，顾晏文的公司不能卖。」她低吼道，「等我两天，我给你钱。你把这孩子解决掉。」

「我觉得你得先把郊区那套别墅还给我，再跟我谈条件，你也知道，我如果非要生下这孩子，你儿子这辈子都没办法摆脱我了。」我皱着鼻子笑得天真无邪。

「那是我儿子的。」她急切道。

我摇了摇头，「我说是我的，就是我的，你若不给，那我就不想跟你谈了。」

「苏小小！」她站起身，指着我，「我儿子知道你这么贪吗？」

我站起身，往门外走去，「你不如问他吧。」

顾晏文在安全通道抽烟，见我来，飞快碾熄了烟头，
「她……」

我叹了口气，「她让我打掉孩子。」

顾晏文轻轻揽我入怀，下巴在我发顶轻轻摩擦，「你多包容包容她，她是有些不讲理。」

呵……

「哥哥，我如果不包容你会怎样？」我巧笑嫣然地看着他，面上没有一丝恶意。

「小小，为了我，可以退一步吗？」他吻了下我的额头。

「好。」我乖巧地点头，心里恶心不已。

凭什么呢？

股票崩盘，继母被套牢，她之前说有钱，就是寄希望于这里。

现在希望破灭了，整个人都蔫了吧唧的。

买股票是林黔挑唆的，继母气势汹汹地跑去找林黔算账，被保安灰头土脸地赶了出来。

林家在她眼中，是棵摇钱树，她可是一直小心供奉，百般谄媚。

林黔说自己有内部消息，买股票稳赚不赔，她丝毫没有怀疑，就买了。

从亲戚的八卦中得知这一切，我不由感慨，这林黔也真是个有仇必报的。知道继母贪婪，就用这样的方式来回报顾晏文。

也不知道，她会怎么对我？

晚上顾晏文来别墅见我，手里提着大包小包的补品，他说，「小小，有高人跟我妈说，你肚子里是送财童子，她现在很重视，不会再说打掉孩子这话了。」

「哈哈，是吗，你信高人？」我笑意不达眼底。

「我妈信啊，小傻子。」他摸了摸我的头，「今晚我睡这儿。」

继母一直信风水命理，听他这略带得意的语气，这高人是他的手笔。

他倒是用了心。

「行吧，反正房间多，你睡这儿吧。」我转身欲走，被他扯住了手臂。侧头看去，一下子撞进他水汽缭绕的眼眸，心蓦然一沉。

他这是要哭了？

似是觉得有点丢人，他别过脸，将我往怀中一带，用力抱着我，下巴抵在我的发顶，声线都在颤抖，「小小，你穿婚纱的样子一定很美。」

「哥哥，你爱我吗？」我回搂住他精瘦的腰，脸埋在他的胸口，听着他加速的心跳声。

「爱。」他说得笃定又深情，垂下头，轻柔地吻过我的额头、鼻尖、唇。然后额头抵着我的额头，鼻尖对着我的鼻尖，目光灼灼地看着我，「我知道你缺少安全感，我会给你的，相信我。」

安全感这东西，自从我父亲去世后，我就再没体会到过……

晚上我执意不肯与他睡同一个房间，他失落地走了。

在二楼看着他的车驶远，我拨通了叶子奇的视频。

一如既往的接通很快

视频里，他穿着白色格子睡衣，亚麻色的短发在灯光下散发着柔柔的光，眼睫半垂，嘴唇轻轻嘟起，神色专注认真，整个人

透着几分娇憨与美好。

「你在忙那就改天再聊。」我道。

他飞快抬起头看了我一眼，「别，我马上就弄好了。」

大概五分钟，他抬眼看我，笑得有几分得意，「刚刚在看一个收购计划书，你呢，在干吗？」

我耸了耸肩膀，「我这格局就小多了，我在谈情说爱。」

他笑容凝固在唇角，眉头微蹙，「小小，你脸色不太好，最近很累吗？」

这一句关心的话，瞬间让我红了眼眶，我连忙扯出一个笑容，「哪有，灯光原因。对了，我这段时间会有点忙，可能没时间陪你打游戏，你可以去找别的陪玩。」

「不要，我可是一个专心的人，你放心忙吧，我永远等着你。」他笑得和煦明媚，两个眼睛弯成月牙模样，里面全是星星。

猝不及防被他的笑容晃了眼睛，我落下大颗的泪来，连忙用手背揩去，「叶子奇，等我处理好这些事，我就来请你喝酒，感谢你见识了我的阴暗还拿我当朋友。」

「哈哈哈哈哈，傻瓜，你又怎么知道，不是你陪了我呢？」他柔声道。

「今夜矫情戏份点到即止，我们打游戏吧，今夜不收钱。」我捂着胸口，一脸肉疼的表情。

他连连点头，脸上是藏不住的宠溺。

我连忙找借口挂了视频，就怕自己误会了什么。

10

顾晏文公司被人收购，他将所有钱都转给了我。

他说这是他给我的安全感。我挺意外的。

第二天下午，暮色四合，他约我在父亲墓地见面。

说有重要的事情跟我讲。

我到的时候，他正蹲在我爸墓碑前，沉默地凝视着墓碑上的照片。

看到我，他没有起身，蹲在地上，摸着我的肚子，神色温柔缱绻，「宝宝，谢谢你的到来。」

「为什么啊？」我摸着他的脑袋，挤不出半分笑意。

他蹭了蹭我的手心，站起来，往后退了一步，单膝下跪，仰望着我，从怀中掏出一个精美的盒子，小心翼翼打开，里面安静放着一枚钻戒，「嫁给我吧，苏小小。」

这枚钻戒比上次匆忙买的钻戒要大很多，样式更精致，上次那枚钻戒买完我就没怎么戴，觉得碍事。

有一次他问我，我随口打趣他，太小了，戴出去都晃不花别人的眼。

我背过身，胸口像挨了一记闷锤，喘不过气来。

他有什么资格，在父亲面前跟我求婚？

好一会儿才稳定好情绪，转身对他伸出手，「好啊，哥哥。」

他激动得红了眼眶，哆嗦着拿出戒指，套进我的无名指，站起来，紧紧将我勒进怀中，「小小，以后我不会让人欺负你的。」

我喉间像是塞了一大团棉花，什么也说不出，脑袋中循环播放着他这句话。

第一次叫他哥哥是我五岁那年，他八岁，穿着简单的T恤，跟在继母后面，故作轻松地走进我家。

爸爸指着他，对我说，「小小，叫哥哥。」

我对他第一印象不错，故意放甜了声音，喊道：「哥哥好。」

他局促地站在原地，身子有一刻想往后缩。我看到了，上前站到他身边，仰头又喊了一声，「哥哥，我叫苏小小，以后你要罩着我，不能让别人欺负我。」

他飞快点了点头，僵硬着身体，低声道：「我会的。」

一阵风过，他松开我，脱下外套披在我肩膀上。

我有一瞬觉得他没有做错什么，他只是不够幸运。遇到了不美满的家庭，又遇到了我。

但也仅仅一瞬。

「哥哥，我们回去和妈妈一起吃顿饭吧。」我挽着他的手臂，笑得温顺乖巧。

他低下头在我额上重重一吻，「今天是个好日子，我们在外面吃。」

哪里吃不重要，重要的是，我要看继母他们五彩纷呈的表情。

他的儿子把钱给我了，她会不会又想去跳楼呢？

吃饭的时候，叔叔也来了。

我热情地和他们分享喜悦心情。他们神色淡淡的，像是早就知道一般，但在听到顾晏文把钱都打到我账户的时候，瞬间激动了。

果然，相比其他事，他们更在乎钱。顾晏文把钱主动塞进我口袋，她得多难受啊。

我忍不住勾起唇角。

「顾晏文。」继母将筷子重重一拍，「这么大的事，你都不跟我商量吗？」

顾晏文头也没抬，认真给我剥虾，「我们夫妻之间的事，为什么要和你商量。」

「你要不要脸啊，什么夫妻，我同意了吗？」继母喊道。

叔叔拉了下她的手臂，「吃饭吧，他们都翅膀硬了。」

中途继母和叔叔一起出去上了个洗手间，回来后两人像是达成了一致，开始催促我和顾晏文拿结婚证，还说那笔钱是结婚的彩礼，要打入夫妻共同账户。

事到如今，孩子有了，钱也给了，顾晏文又态度坚决，他们就想以进为退，及时止损，另辟蹊径，还真可笑。

我静静看着她，不回话。

她急了，表情失控，尖着嗓子喊道：「你难不成还想私吞这些钱不成？」

叔叔端着笑脸上前劝我，我反问道：「你代表的是娘家还是婆家呢？」

他一张脸涨得通红，半天没说出话来。

顾晏文拿起酒杯重重扔在地上，玻璃碴碎了一地。他挽起衬衣袖子，露出修长精壮的手臂，一手撑着桌子，身子往后仰，眯着眸子似笑非笑，「这顿饭没吃好，那就是散伙饭。」

两人咬着牙，再不敢多说。

吃完饭，继母提出让我搬回家住，顾晏文率先帮我拒绝了，说他搬来别墅跟我住。

继母哼了两声，坐上叔叔的车走了。

那不开心的样子，看得我好开心。

顾晏文看到我的笑容，有些无奈地叹了口气，「小小，为了我，原谅她好吗？」

我敛起笑容，歪着头看他，「原谅有时是纵容，你应该懂的吧。」

他抿着唇，静静看着我，好一会儿，才道：「为了我，可以吗？」

我摸着肚子，笑而不语。

11

刚回别墅，叶子奇给我发了个定位，是我经常去的一家甜品店。

他说，「你会赴我的约吗？」

「怎么这么突然？」我回道。

消息发出去很久，一直没有回应，打电话也不接，我担心他出事，于是找了个借口，撇开顾晏文，出门去找他。

隔着甜品店的玻璃窗，我一眼就认出他。

他穿着白色卫衣，头发柔顺，眉眼清澈干净，端坐在椅子上，时不时拿出手机看一眼，打下一长串字又删除。

我进门绕到他身后，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膀。

他一脸期待地转过身，笑容慢慢变大。

我坐在他身边，歪着头打量他，「你平时老实本分的一孩子，怎么今天搞突然袭击啊？」

他低头不好意思地笑出了声，「我没忍住，对不起。」

「这有什么好对不起的。」我摆了摆手，「但你不是在北京吗，怎么突然来这儿了？」

「出差。」

他从旁边的双肩包中掏出一个文件夹递给我。

里面有一份收购合同，看完落款是顾晏文，我心里蓦然一紧，惊讶地看着他。

「我的老天爷，你这也太……别说是为了我哈，我不配。」

「公司有意收购一些发展中的小公司，我就顺带研究了下你哥哥的，你不会怪我吧？」他紧张地捏紧拳头，目不转睛地看着我。

我深呼了一口气，躺在靠背上，「我怪你干吗，怪你有钱吗？行了行了，再说下去我要酸成柠檬精了。」

「小傻子。」他极为自然地戳了戳我的脸，笑容中全是宠溺。

我吓得立刻坐直了身体。

他却像没察觉一般，继续道：「你这边的事情什么时候能结束，需要我帮忙吗？」

「不用不用，很快就能解决。」我连忙摆手。

「好，那我等你。」他道。

「哈？等我干吗，别等我啊……」我紧张地看着他。

「等你打游戏。」他笑了笑，回道。

气氛陡然变得有些尴尬，我们目光在空中碰撞，又默契地飞快移开，像是害怕被对方看透心思一般。

正愁不知道找什么话题，我的电话响了。是顾晏文。

他简明扼要地说道：「出来，我的车在外面。」

我隔着玻璃窗向外张望，果然看到他的车在马路边上，开着双闪。

他这是跟踪我？

「我在见朋友。」我没好气地回道。

「很晚了，我们回家。」他沉默了一瞬，软了口气，「听话，好吗？」

「我在见朋友。」人类的本质就是复读机。我重复了一遍。

「那我进来。」他挂了电话。

车灯熄灭了，他从车上下来，冷着脸大步朝我这边走来。

叶子奇突然拉住我的手，睁着黑白分明的眼睛，期待地看着我，「跟我走。」

他眼睛太过明亮清澈，对着这样的目光，我一时说不出拒绝的话，鬼使神差地点了点头。

街道上灯火通明，三三两两的人悠闲漫步，汽车如织如梭。

他的手干燥柔软，拉着我逆着人流小跑，时不时回头对我笑。五光十色的霓虹灯映红了他的脸。

胡乱穿着小巷子，漫无目的地闲逛，晚风静谧，入眼都是人间烟火气，我突然生出一种岁月可期的激动来。

「叶子奇，你看，他们一家人好热闹。」我指着一栋老居民楼的窗户，那里可以看到三代同堂坐在一起看电视，有说有笑。

叶子奇与我一同站在路灯下，仰着头，沉默地看着那些笑脸。

12

晚上十二点，我回到家，顾晏文还没睡，叉着腿坐在沙发上，脸色阴沉，脚边散落着很多烟头和烟灰，领带松散，袖子高高挽在手臂上，白皙的皮肤下，青筋可见。

「我回来了。」我喊了一声，飞奔上楼。

他却比我更快，身姿矫健地从沙发背上跳过来，又一手撑着扶手，翻到台阶上，拦住我去路。

「就这？」

我点了点头，在他喷火的目光中，试探道：「那晚安？」

他眉目一沉，声音像是从牙缝里逼出来的一样，「不解释一下？」

我往后躲了躲，护着肚子，「和朋友夜跑啊，不明显吗？」

他勾起唇角，大手揽住我的腰，往怀中一带，掐着我的下巴逼我直视他，「苏小小，我太宠着你了。」

说完，他弯腰抱起我，大步往房间走去。

刚被扔进柔软的床中，他的身体就压了下来，我捶着他的胸膛，怒道：「滚开，我还怀着孕呢，你疯了吗？」

他动作猛地停住，好一会儿，拉着我的手一路往下，「你引起的火，你负责灭。」

这就很离谱。我甩开手，滚到一边不看她，「关我什么事。」

「你不要我了吗？」他扳正我的身子，委屈地看着我，「刚刚为什么跟别人跑，你知不知道我有多害怕？」

「你和林黔在一起的时候，我也是这种心情。」我自嘲一笑，紧紧盯着他的脸。

他垂下头，小声解释道：「我和林黔在一起是为了公司生意。」

「哦。」为了生意就能和别人在一起，他这和卖身有什么区别，真脏。

我推开他，起身下床，不愿再碰他。

「小小。」他拉住我的手腕，眸子中有种近乎偏执的坚持，「我是为了你。」

这就更好笑了，为了我卖身？

我回过头，好整以暇地等待他继续说。

「我想赚钱还你。」他趴在床上，仰着头，眼睫轻颤，「小小，我知道苏爸爸那笔遗产分配不均……」

「那是分配不均的事吗？」我甩开他的手，气得浑身发抖，「你妈还做了什么，你不知道吗？」

他瞳孔猛然放大，紧张地看着我。

我慢慢退后，一颗心如至冰窖，故作轻松地调转了话题，「谢谢你，这些钱，我很感动。」

他明显松了一口气，偏头抹了一下眼角，然后站起身，哑声道，「小小，我爱你。」

下体突然流出一股暖流，我紧张地屏住呼吸，颤抖着声音说道：「哥哥，快带我去医院。」

他慌了，脸上瞬间没有血色，抱起我大步往外冲，声音低哑得像被人扼住了喉咙，「小小，别怕，我在。」

我闭上眼睛，心里乱成一团，如果没了这孩子，继母会怎样？顾晏文又会怎样？会不会功亏一篑呢？

到医院的时候，血已经浸出裤子了，但我肚子只是微弱地疼痛，我抱着侥幸问医生，孩子能保住吗？

医生说等验血结果出来，才能知道。

漫长的等待过程，顾晏文异常暴躁，走来走去，紧攥着拳头，几次欲言又止。

他这会儿，一定觉得都是我的错吧。

我垂下头，心里烦躁不已。

检查结果出来了，医生看完摇了摇头，让我们回家，说是生化妊娠。

「什么意思，孩子没了吗？」顾晏文涩着嗓子问道。

「生化妊娠是大自然的优胜劣汰，这个胚胎质量不好，所以停止妊娠了，你们不要紧张，这出血就跟来一次月经一样，没什么事儿，三个月后你们可以继续备孕。」医生淡淡说完，开了些调理的药，将病例合上，递给顾晏文。

顾晏文久久没接，垂下头不知在想什么。好一会儿后，才像是接受了这个事实，恢复了理智沉稳的模样。

13

一路无言。

回家后，顾晏文还是不肯说话，沉默地给我泡好药，备好夜用姨妈巾，又给我煮了一锅红糖水放在床边，然后，冷冷地看了我一眼，转身走了。

我捂着肚子，钻进被子，努力告诉自己，不要失望，不要委屈，好好休息，自己的身体要自己爱惜。

调整好情绪，我擦干眼泪，坐起来将药吃完，又连喝两大杯红糖水。然后关掉手机，逼迫自己放空脑袋睡觉。

深夜不能被负面情绪纠缠，不然只会越陷越深，无法自拔，这种情况我经历过太多次了，我不想再被绝望蹂躏心神，对生提不起兴趣，对死又不甘心。

我闭着眼睛，脑海里全是那些照片，继母和叔叔、继母和各种年轻的男人，各种姿势……

顾晏文，你到底知道不知道这些？你到底知不知道，你维护的母亲如此下作不堪，拿着我爸的钱胡作非为，花天酒地？

这孩子没了，你还娶我吗？

各种问题如一张细密的网，根根细丝勒进我的心，牢牢将它缠绕。我猛地从床上坐起，如溺水之人一般大口喘息。

慌乱翻出手机，像是寻找救命稻草一般，找到「好大鹅」，从前我有心事睡不着就会找他，如今好像成了习惯。

那忍无可忍的倾诉欲，那无可奈何的负能量，也好像只有他会默默接纳，还会给我慰藉。

「喂喂喂，熬夜吗？建设王者峡谷事业去吧。」发完这条消息，我又连给他发了好几个表情包。

迟迟不见回复，看来是睡着了。

我叹了口气，自己打开游戏玩了起来。

三把之后，好大鹅的视频发来了。他有点奇怪，大半夜戴着一顶黑色鸭舌帽，帽檐压得低低的，像是随时就要捂着嘴巴来段

rap，下一瞬，他将摄像头换成了后置。

「怎么今晚换风格了，是要给我来段freestyle？」我问道。

「小小，对不起。」他沉默了一会儿，说道。

「这是怎么了，对不起什么？」我懵了，这突然道歉是干什么？

「我不知道你怀孕了，不该拉着你跑。」他小声道。

「屁呀，关你什么事，医生说了这是优胜劣汰，是顾晏文他质量不好，你别多想了。」我笑了笑，尽量显得不那么在意，

「是顾晏文告诉你的？他这人不反思自己，就知道怪别人，他肯定还说了其他难听的话，等我明天帮你报仇。」

「你别笑了，你知道你很难过。」他缓缓说道。

眼泪蓄满眼眶，我别开头，咬着唇，固执地不肯让它落下，
「有一点点难过而已。」

手机那边沉默了许久，久到我以为网卡了。

好半晌后，他低沉道：「我……好像也有点难过，我们打游戏吧。」

「叶子奇，你难过什么，我不想装听不懂，也不想养备胎，你可以不要对我动心思吗，就做个关系简单的朋友。」我抹了把眼泪，「说这话可能有点自作多情的嫌疑，但我真感觉，你被

我该死的魅力吸引到了，那都是假的，我真人和网上不一样的，你清醒一点。」

他扑哧一笑，揶揄道：「真人和网上确实不一样，下次麻烦你见外一点，洗个头再见我好吗？」

我听他是开玩笑的口气，轻松了不少，「咱俩这关系，就不费这个洗发水了，上号。」

「来了。」

一边打游戏，我一边有的没的东扯西扯，他今天话特别少，但杀气很重，一个脆皮都敢当肉往上冲。

行为很反常。

不会是被我拒绝的原因吧？

我连忙摇头，一定不能自作多情。就算他对我有点不一样，那也只是因为他在我身上投入了时间和金钱。

就像《小王子》里说的：你在你的玫瑰花身上耗费的时间使得你的玫瑰花变得如此重要。

「啊，爸爸，刚刚怎么不救我？」他凄厉喊道，然后游戏里的小人就放烟花了。

「哈哈哈哈哈，还是这声爸爸治愈，我状态回来了。」我回道。

没打几局，叶子奇就不肯再打，还要发语音电话监督我睡觉。

我想拒绝，他却很坚持，无奈之下，我只能把手机放在一旁，听着他那边传来的白噪音闭上眼睛。

第二天醒来，视频已经挂了，显示通话时间两个小时五十分

钟。

还有一条叶子奇的语音消息：「你竟然打呼，果然是爸爸。」

14

一出门就看到顾晏文，他坐在沙发上，浑身酒气，眼眶里血丝密布，下巴处有青色的胡茬冒头，死死握着拳头，凸起的关节处血肉模糊。

我刚准备关心他一下，他猛地站起来，将我打横抱起往卧室走去，「躺着。」

将我放在床上后，他又动作麻利地烧水泡药端给我，神情始终淡淡的，也没有跟我说话的意思。

「哥哥，其实，孩子没了是好事。」我端着水杯，垂下眸子，淡淡说道。

他左顾右盼，最后低下头，有眼泪快速滑落。

「有大白兔吗，给我一颗。」他握住我的手，轻轻揉捏，声音里全是压抑的哭腔，「哄哄我。」

从小到大，顾晏文在我家的身份都很尴尬，爷爷奶奶不喜欢他，对他很防备，爸爸也是不冷不热，和他没什么交流。而继母为了讨好爷爷奶奶，平时都不怎么跟顾晏文讲话。

只有我，整日缠着他，恨不得上厕所都跟他在一块。

他经常受委屈，每次都一个人躲在阴暗的杂货间，咬着手臂痛哭。有一次，我拿着一大包大白兔奶糖过去哄他，他却只拿一颗，还说：「我不敢吃太多，怕上瘾。」

我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，「是的，吃糖不好，会蛀牙。」

「我以后觉得难过，就问你要一颗，好吗？」他瞪着水光潋滟的眸子，期待地看着我。

「当然可以呀，哥哥。」我笑得十分高兴，「只要你想吃，随时问我要。」

随身带大白兔奶糖的习惯我坚持了六年，直到父亲去世，我才逼自己戒掉了这个习惯。

我舔了舔发苦的唇，笑得眼泪横流，「哥哥，晚了，我不喜欢大白兔了。」

他缓缓抬起头，四目交接，两相无言。

好一会儿，他点了点头，脱下外衣，钻进被子，背对着我，
「我睡半个小时就给你做早餐。」

我往后缩了缩，也背过身去，听着他故意放轻的呼吸声，心口泛起细细密密的疼痛，像是有无数根小针扎着我的软肉。

曾经，我真的很喜欢他，但回不去了。

沉默许久，他猛地翻身过来，紧紧将我箍在怀中，头埋在我的发间，「小小，为什么没有大白兔，你答应过我的呀。」

我空洞地看着被风吹动的窗帘，眼泪浸湿枕头，「哥哥，为什么你不清楚吗？」

他手在我腰间收紧，声音闷闷的，「小傻瓜，日子是要朝前过的，我们一起往前走好吗？」

我翻过身，双手捧着他的脸，狠狠盯着他，「怎么走？当什么都没发生过，当你妈什么也没做过吗？」

他红着眼睛，凑过来，疯狂地啃咬我的唇，将我未说完的话全堵在口中，再也问不出。

这个胆小鬼，他不敢面对，就拉着我跟他一起装傻，还装出一副人间清醒的模样，劝我朝前看。

我越想越气，搂着他的脖子用力啃咬，丝毫不肯服输。

最后松开的时候，两个人的嘴唇都又红又肿，还隐隐可见血迹。

顾晏文呼吸乱得一塌糊涂，飞快下床，往外跑去，「我去做早饭。」

我一个人躺在床上，也喘得厉害。

叶子奇的视频电话突然来了，我犹豫了一瞬，点了接通，但飞快转换成后摄像头。

谁知他也飞快转成后摄像头。

我不禁生了疑惑，难不成他也在干什么不可描述的事？

「你在干什么呢，快，双手举起来，以示清白。」我打趣道。

下一刻，手机屏幕里出现一双骨节分明，白皙修长的漫画手，「好了，现在该你了。」

「哈哈哈哈哈哈……我网不好，挂了。」我笑道。

「我今天要回北京了，等你身体好了，我再来看你。」他柔声说道。

「好的呀，一路顺风，到了发消息报平安哈。」我回道。

门外突然传来一阵争吵声，我连忙跟他道别，挂了视频跑出去凑热闹。

「你怎么可以动手呢，叶子奇这样的贵家公子，是你这样的人能打的吗？」林黔柳眉倒竖，伸着手指不停戳着顾晏文的肩膀。

顾晏文冷着眸子，唇角牵起一抹讥讽的笑意，「我就是打了，你让他弄死我啊。」

林黔举起手，一巴掌打在顾晏文的脸上，「叶子奇是我介绍给你的，你打他不就是打我吗？」

顾晏文叉着腰，抬头轻轻笑了笑，「可以滚了吗？」

林黔踩着高跟鞋，愤愤离去。顾晏文靠在墙上，叹了口气，身子慢慢滑到地上。

我躲在玄关，看了他一会儿，蹑手蹑脚地回房，然后拨通叶子奇的视频。

又是后置摄像头，我叹了口气，「我要看你。」

「我……脸上长痘了。」他吞吞吐吐地说道。

「我知道了，顾晏文他揍了你，快给我看看，严不严重。」我没了耐心，吼道。

顾晏文可是学过咏春的人，打叶子奇这样文文弱弱，斯斯文文的人，那不是一拳头一个吗？

摄像头切换了过来，叶子奇两个眼眶乌青发黑，颧骨红肿，嘴角淤青，他嘟着嘴，可怜兮兮地看着我。

真的很惨，但又有点好笑。

「笨蛋呀你，打不过不会跑吗？」

「我是打不过，但我不能怂。」他哼了一声，气鼓鼓的。

「嗯，你是傻。」我叹了口气，「你怎么会认识林黔啊？叶子奇，看她这么激动，你们关系匪浅，快点说清楚，不然我也要来揍你了。」

「为了你去认识的，但她好像看上我了吧。」叶子奇抓了抓头，「这该死的魅力。」

有脚步声靠近，应该是顾晏文来了，我连忙小声说了句再见，挂了视频。

15

顾晏文推门进来，手里端着一碗热腾腾的面条，左脸微红，隐隐可见手掌印。

这林黔下手还真狠。

「你脸怎么了？」我盯着他的脸，关心道。

「吃饭。」他坐在床上，挑起一筷子面，递到我嘴边。

我抢过碗，干笑道：「不至于，你放着吧，我可以自己吃。」

他偏过头，鸦羽般的睫毛颤了颤，「小小，你骗就骗我一辈子，好吗？」

我低着头大口吃面，当作没听见，热气飘进眼睛，模糊了视线。

吃完后，我将碗递给他，弯着眼睛，笑道：「谢谢哥哥。」

他接过碗，微微倾身，鼻尖轻轻抵在我的脸颊上，眸光幽深专注，薄唇轻启，低沉有磁性的嗓音混杂着不安与试探，「小小，叶子奇就是经常和你视频的人吧。」

「哥哥怕我喜欢他？」我撑着身子，歪着头，拉开与他的距离，笑着看他。

他瞬间绷直了身体，死死盯着我，眼尾慢慢变得猩红。再开口时，声音抖得厉害，「你不准喜欢别人。」

话音一落，他重重将碗砸在地板上，支离破碎的声音让气氛变得更加怪异。下一瞬，他发狠地抱住我，似是要把我勒进骨肉之中，与他合为一体一般。

我沉默地听着他的心跳声，和他喉咙深处发出的闷闷呜咽声。

好一会儿，他冰凉的唇贴近我的唇，试探地索取。

我紧咬牙关，无言拒绝。

他失望地松开我，像只受了重伤的小兽一般，步履慌乱地逃走。

门重新关上的瞬间，我浑身被泄了气力，躺在床上，胸口剧烈起伏，手脚发抖。好一会儿，才归于平静。

我打开游戏，给叶子奇送了几套皮肤，当作赔偿。他挨的这顿打与我有关，给钱太见外，他不会收，这种方式比较委婉，他也好接受。

打了几局游戏没什么状态，于是接了个写游戏攻略的稿子，赚点钱让自己开心一下。

中途顾晏文进来给我送饭送药，神色复杂地看了我一眼，但又好像不想拉下脸先开口说话，沉默地走了。

我只觉得讽刺，他以为我还会像从前一样，察觉到他难过，就第一时间冲上去哄他吗？

16

接下来的几天，都是这样，我疯狂接任务赚钱，顾晏文按时送饭送药，还是继母突然到来，打破了这份宁静。

她一脸疲态，眼袋松弛，面色蜡黄，头发油腻，衣服也皱得厉害，怎么看都像是几天没睡觉，没洗澡。

我偷偷打开微信，给「完犊子」发消息，「??？」

三分钟左右，对方回道：「输很惨。」

我删除聊天记录，端坐在沙发上，乖顺地低着头。

「孕检做了吗？」她坐立不安，但又努力装得风轻云淡。

「过几天去。」顾晏文面不改色地回道。

继母敷衍地点了点头，抬头看了眼二楼。「小小，你跟我上去，我有点话想跟你说。」

跟着继母到二楼书房，她将门反锁后，眸色一变，唇角勾起一抹阴狠的笑意，「你打算什么时候跟我儿子领证？我知道，你一直很喜欢他，很想嫁给他。」

我靠在墙壁上，淡淡点头，想看她到底要耍什么花招。

她低声威胁道：「给我一千万，不然我马上让我儿子甩了你，而且他给你的钱我也会走法律程序要回来，你什么都落不到。我劝你为了肚子里的孩子，把钱给我，然后我会祝福你们，让你们好好结婚，以后还帮你带孩子。」

「你好像有什么大病。」我气得发抖，恨不得一巴掌呼她脸上。

「我和顾晏文打断骨头连着筋，我有的是办法拆散你们，你千万别跟我提爱情那一套。」她一巴掌拍在书桌上。

我花了好大劲，才稳住翻腾的血液，胸口闷得喘不过去。

「好，你去准备婚礼，婚礼后，我给你钱。」

她犹豫了一瞬，点了点头，「好，我去找酒店。」

「所有亲戚都要通知，我要热热闹闹地结婚。」

「行，你自己出钱，我给你整热闹。」她讥讽一笑，「以后女儿变儿媳，我们要好好相处哦。我走了，你嘴牢一点，别跟我儿子讲，听到没？」

我强行挤出一丝笑意，「怕自己形象崩塌吗？呵呵，还真是个好妈妈。」

她高举起手，作势要打我，我握紧拳头，想着她如果敢动手，我就让她见识见识什么叫精力旺盛。

最终她放下了手，白了我一眼，愤愤离去。

晚上吃饭的时候，顾晏文做了一大桌子菜，喜悦之情溢于言表，他替我盛了一大碗汤，柔声道：「妈去给我们准备婚礼去了，说是怕你肚子大起来，穿婚纱不好看。小小，孩子的事我们先瞒着，等结婚后再说。」

我小口小口喝着汤，没有回话。

顾晏文欣喜的模样有点刺痛我。我不由地想，若我是顾晏文，遇见这样的母亲，我又会怎么做呢？

跟着所有人唾弃自己母亲，抛弃这个唯一的亲人吗？

想到这里，我有些不忍看他，甚至替他委屈。

「小小，你怎么眼睛红了？」顾晏文摸了摸我的头，小心翼翼地问道，「我错了，我不该跟你冷战，以后不会了。」

我吸溜着鼻子，慌乱点头，「哥哥，我高兴的。」

他听见这话，瞬间红了眼眶，低下头，有眼泪砸在西装裤子上，浸出一块湿漉漉的深色。「小小，谢谢你爱我，这些年，你是我生活中唯一亮色。」

这句话突破了我的设防，我忍不住悲伤起来。

这破碎泥泞的人间，谁不是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前走呢，我们之间谁都不曾好受过。

他站起身，走至我身边紧紧抱着我，喉间发出压抑的哭声。

我犹豫了一瞬，伸手回抱住了他。

我们像两头困兽，互相舔舐着皮毛之下的伤口，却看不到对方到底伤得有多重。只能凭借着血腥味判断伤口位置。

「小小，以后我不会再让你难过了。」他抬起我的下巴，在我额头轻吻了一下，如蜻蜓点水一般，一触即分。

「吃饭吧，好饿啊。」我挤出一抹僵硬的笑容，推开他，低头大口扒饭。

吃完饭，他收拾完碗筷，说有点事就出门去了。

我一个人在客厅发了会儿呆，回到房间发现手机上有好多条消息，是「好大鹅」。

「谢谢爸爸的皮肤。」

「你身体好点没有，我打理完手上的工作，就来找你玩。」

「啊啊啊啊啊啊啊啊，林黔告诉我说，你继母在银行抵押了名下房产，还找了私人贷款，出什么事了？」

「啊啊啊啊啊啊啊啊，林黔要追我，怎么办，我好慌。」

「救救我，救救我。」

「爸爸，你不能不管我，我是为了你才去认识她的，我还给了她好几个项目呢。」

「给她项目干吗？」我回道。

那边秒回几个表情包，「这女人报复心重，怕她为难你啊。还有个事，你肯定想不到。」

「哦？有瓜吃？」我回道。

「你继母在逼你叔叔娶她。」他道。

「你怎么知道的？」我震惊不已，飞快回道。

「林黔告诉我的，你继母还在求她和顾晏文复合。」他回道。

「你别掺和这些事了，怪恶心的，你还是做个简简单单的有钱人吧。」我回道。

那边久久没有回复，我放下手机，脑中乱成一团。

继母想嫁给叔叔，肯定是冲叔叔的钱去的，但我真没想到她这么不顾及世俗眼光。

我嫁给他儿子已经够让人嚼舌根了，她还敢一边帮我准备婚礼，一边想着嫁给我叔叔，我爸的弟弟。

这样的人到底还有没有底线？

就可劲欺负我苏家的人是吗？

我一定要帮我那没脑子的叔叔，清醒一下。

「我想保护你，做你的大英雄。」手机响了一下，是「好大鹅」发来的消息。

我看了良久，默默删除了聊天记录。

说不感动是假的，但也仅仅是感动。

17

继母效率特别高，仅仅三天，就准备好了婚礼。

听说是高价买的别人的婚礼档期，连婚礼策划都是用的别人的。

仓促得连领取结婚证的时间都没有。

我倒是很高兴，顾晏文却起了疑心，质问他妈是不是有阴谋。

继母笑咪咪地看着我，拉着我的手，「我能有什么坏心思呢，不就是想着你们早点名正言顺地在一起吗？」

我回握住她的手，「谢谢妈。」

顾晏文没有打消疑虑，找个借口，拉着他妈去了外面。

等他再回来时，面色不太好看，玄关处冷色灯光镀在他的脸上，显得几分迷离。他拉着我的手，低声道：「小小，你是真想和我结婚的，对吗？」

我静静看了他一会儿，「是。」

「小小，」他按住我的肩膀，将我抵在墙壁上，幽深双眸里腾起雾气，「我很爱你，可以为你豁出命去。」

「顾晏文。」我踮起脚，扯住他的衣领，「爱不是靠嘴说的，明天之后，我还想听到你说爱我。」

他垂下眸子，重重吻了下我的额头，「我去跟婚庆对下流程，晚点回来。」

他走后，我一个人对着房间里的婚纱发呆。

手机突然响了起来，是「好大鹅」的电话。

他很少给我打电话，一般都是发消息发视频。

「怎么了？」接通后，我问道。

「我在你家门外。」他低沉着嗓音说道。

打开门，他真站在门口，风尘仆仆的样子。

「苏小小，你为什么不回复我的消息，我生气了。」他微微仰着脸，染着红晕的面容落在皎洁月色里，双眸亮如星辰，带着几分少年独有的憨气。

我觉得好笑，可内心深处又荡漾开一片滚烫，驱散包裹着我的凉意，让我忍不住想靠近再靠近。

「叶子奇，你敢抱抱我吗？」我对他张开手臂。

他毫不犹豫地环抱住我。

「你跪下吧。我要给你道歉了。」沉默许久，我松开他，往后退了一步。

「啊？」他愣在原地，不可思议地看着我。

「我不该不回你消息，让你担心了。」我大声道。

他扑哧一下笑出声，双手撑着膝盖，蹲下身与我平视，「你也太可爱了吧。」

我连忙往后退一大步，脸上像火烧一般，「你瞎吧你。」

「应该是。」他摸了摸头，露出一个痞坏的笑，「不然怎么觉得你不洗头的样子，很漂亮呢。」

哎呀，又忘了洗头。见他两次，两次没洗头。这是什么孽缘啊。

「你住哪儿，我送你回去。」我连忙岔开话题。

「不用了，你进去吧，看到你没事我就放心了。」他眸光一暗，嘴角挤出一丝苦笑。

我转身走去，在快进屋的时候，他在我身后吼道：「苏小小，你为什么不提你明天结婚？」

脚步一顿，我犹豫了一瞬，最终选择不回头。

洗完澡，我又将婚纱穿了一遍，在镜子前反复欣赏。

婚姻不是我的追求，但婚纱是。

顾晏文真的挺了解我的，在我毫不知情的情况下，订购了我喜欢的样式。

正打算拍两张照片，有消息进来了，是「完犊子」发来的，一条接一条。

「姐姐，我这里有个大秘密想卖给你，但价钱有点高。」

「不过听说姐姐最近很有钱，应该能拿得出来。」

「事关你爸爸的死因哦，绝对够把那个老女人送进监狱。」

「姐姐，老女人最近欠了很多钱，我功劳很大，所以我要多一点，你也不会生气吧？」

「完犊子」是继母包养的小情人中最得宠的一个，这是私家侦探查出来的，也是私家侦探帮我俩联系上的。

他喜欢赌博，我就给钱让他赌，还让他想办法带着继母一起赌。

我和他说过，继母输得越狠，我给他的钱就越多。

这些年我赚的钱全花在他身上了，继母可能都想不到，我们在养同一个男人。

继母应该是玩得没有钱了，她不仅在银行抵押了名下房产，甚至还找了私人贷款。她这么急促地要我拿一千万，想来是还债。

「多少钱？」打字的手都在抖，我迫切想知道他手上的证据是什么。

「一百万。」他回得很快。

「好。」我毫不犹豫地回道。跟继母要的一千万相比，这一百万很便宜了。

「我是不是要少了？」对方犹豫了一瞬，问道。

这完犊子……

「哦。」我扔掉手机，逼迫自己晾着他。

十五分钟后再打开手机一看，他那边已经把账号信息都发给我了。

转账金额有点多，这会儿又不能去银行，我回道：「明天白天转，能先透露一点吗？」

「姐姐。放心哦，绝对超值，友情提示，最好赶在姐姐婚礼之前哦。」他故意发了条语音，声音拖得又长又腻。

我手上继母的那些艳照，也是在「完犊子」那儿买的。

一拿到手，我就在想怎么当着众亲戚的面、当着我那傻缺叔叔面、当着顾晏文的面，揭穿继母虚假的嘴脸。

让她无地自容，让我叔叔无地自容，让顾晏文无地自容。

让所有亲朋好友谴责他们，笑话他们，此后一生被人戳脊梁骨。

到底还有什么大秘密，是我不知道的？

还事关我爸的死因，她杀了我爸吗？

很晚的时候，顾晏文才回来。见我还没睡，与我讨论了一下婚礼流程。

他看上去很激动，还有几分如履薄冰。

大概是觉得不真实吧。

我也一样。

18

清晨，顾晏文带着我来到办婚礼的酒店。

现场布置得很精致，大屏幕上轮换着我们仓促拍出来的婚纱照。舞台华美，过道两侧摆满了白玫瑰。在水晶灯的照耀下，显得神圣又高洁。

若不是有几个卡片上写错了新郎和新娘名字，这婚礼办得真不错。

在化妆间化完妆，我趁人不注意，跑到酒店旁边的银行给「完犊子」转账。

那边不知道是还没起床还是怎的，迟迟没有回应。

我不停给他发消息打电话，心情逐渐烦躁。

顾晏文来找我去大厅迎接亲朋好友，手牵手出现在众人视线面前，我不自觉挺直了背脊，有一种蓄势待发的感觉。

人越来越多，我严重怀疑继母这是借着婚礼敛财，但凡沾亲带故的，都邀请来了。

挺好，这样才热闹。

继母今日穿得异常鲜艳，脸上却难掩疲态，叔叔也是，两人好像闹了矛盾，几次继母找他说话，叔叔都冷着脸，不理她。

婚礼快开始前，司仪问我有没有人可以送我走红毯。

我没有父亲，这事本来可以交给叔叔，但他不愿意。我在现场找了一圈，正准备说没有，身后突然响起一道声音。

「我来可以吗？」

回头看去，是叶子奇，今天他穿了一身深色西装，头发被精心打理过，站在顾晏文身侧，意气风发得比他更像新郎。

「滚。」顾晏文毫不客气地开口赶人。

我护在叶子奇身前，「好，就他。」

顾晏文眸光冷了下来，我视若不见。

婚礼开场，叶子奇扶着我的手，随着音乐缓缓上台，有许多流光溢彩的泡泡从头顶倾泻而下，美轮美奂。

我拖着长长裙摆，一步一步走向顾晏文，亲眼看到他眼中涌起水雾，眼尾变红，难掩欣喜。

他紧张地对我伸出手，叶子奇却没有把我的手交给他的意思。他急了，正欲伸手抢，叶子奇拉着我往后退了一步。

这时，身后的大屏幕光线一暗，下一刻，继母的各种打码艳照出现在上面，和好几个男人，二十多张照片，循环播放。

叔叔也在照片上，但相对上面其他年轻的男人，他条件真的很差劲。

一看就是凑数的那种质量。

顾晏文缓慢地回头，脚下一踉跄，脸上写满了绝望和愤怒。

他指着 我，声音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一样，「苏小小，你做的？」

看他反应，他惊讶的是这事是我做的，而非继母竟然做这样的事。

看来他早知道了。

我不禁心下一沉，恨不得上去甩他两巴掌。「是啊，从一开始就是为了今天，刺激吗，你妈好看吗，你不是说爱我吗，还爱吗？」

台下发出阵阵骚动，继母慌张失措地站在原地，表情慢慢变得狰狞可怖。

叔叔感受到了羞愤，他带头冲向继母，拳脚相向。不少亲戚效仿。

顾晏文冲过去，用身子死死护着继母，他没有反抗，只是默默替她扛下了伤害。

想来也是觉得自己没有立场反抗吧。

叶子奇始终以一种保护的姿态站在我身前，他侧目看我，柔声道：「我们走吧。」

我死死盯着顾晏文的方向，轻轻摇头，「还没完，他们还没跟我父亲道歉。」

手机放在叶子奇口袋，我问他要来，打开一看，「完犊子」回我了。

是一段小视频。

我颤抖地打开，看完后，眼前一阵发黑，几欲昏厥。

叶子奇用力扶着我，支撑着我脱力的身体，才让我勉强能站着。

我指了指司仪，他很紧张地跑过来。

「报警了吧？」我问道。

他飞快点头。

我走到旁边操作台，将手机和大屏幕连接。紧紧握着麦克风，努力大口呼吸。

很快警察到了，控制住了场面，拉开了叔叔他们。

顾晏文已经爬不起来了，浑身是血。继母在他身下哭得发不出声音。

我冷眼看着他们，默默播放视频，将声音开到最大。

视频里，继母衣衫不整，面色酡红，醉得厉害，软若无骨地偎依在一个年轻男人怀中。

「宝贝儿啊，没事儿，姐姐我很聪明的，有的是法子搞到钱，这些高利贷不要紧的，我能还上。我告诉你哦，我那个小叔子又有钱又喜欢我，哈哈哈哈哈哈，大不了，我像弄死他哥一样弄死他，他的钱就都是我的了。」她口齿不清地说道。

「姐姐，你喝醉了吧，你说什么弄死他哥一样？」男人低声诱哄道，眼睛不时瞟向摄像处。

「哈哈哈哈哈哈，小宝贝儿，你想知道吗？来亲我一下。」继母仰着脸，噙着嘴。

男人低头吻了上去，然后飞快离开，脸上闪过一丝厌恶。

「嗯……再来一口嘛。」继母不依不饶，男人听话地又吻了她一下。

「我给那老头发了很多很多我那个那个的照片，又偷换了他的药。这病情绪激动就会心肌梗死的哟，好吓人的。最妙的是，我不在家，有了完美的不在场证据，没有人会怀疑到我头上。宝贝儿，我聪明吧？」继母说得激动，眼睛微微眯起，甚至带着几分得意，「呕……不行不行，我要吐了，宝贝儿，帮帮我。」

视频放完，所有人都震惊了，咒骂声不绝于耳。

继母醉意熏熏说出的这番话，坐实了她的恶行。

养小情人，谋害人命，霸占家产……甚至还想嫁给叔叔，故伎重施，霸占他的家产。

顾晏文，这就是你维护的母亲。

我越想越恨，浑身气血沸腾不止。

我那叔叔哭得捶胸顿足，跪在地上不停磕头，嘴里说着对不起我爸的话。

他老泪纵横地跪行至我身前，拉着我的裙摆，说都是继母勾引他，才让他做出对不起我爸的事。

我一脚踹开他，死死咬着下唇，说不出一句话来。

继母脸上毫无血色，浑身抖如糠筛。

警察将她扣押起来的时候，她死死扯着顾晏文的袖子，像是寻求保护一般。

她或许自己都不记得，她说过这样的话，还被人录了下来。

我跳下台下，抄起一个酒瓶，在桌子边缘磕碎，缓步冲向她，满脑子都是与她同归于尽，理智被仇恨吞噬殆尽。

叶子奇死死抱着我，手臂被酒瓶玻璃划得鲜血淋漓。

「小小，不要这样，法律会制裁坏人的。」

他一遍一遍喊我，鲜血滴落在我的白色婚纱上，晕染出大朵艳丽来。

我却什么都听不进去。

顾晏文脸贴在地上看我，双眸里全是绝望的深黑。他对我伸出手，嘴唇无声翕动：「我不知道。」

知道不知道没意义了。我不会因他不知道，而对他多出一分谅解。

19

情绪到达了顶峰，心中那根弦再也绷不住，眼前一黑，失去了意识。

再次醒来，是在医院。叶子奇在我旁边，眼下一片青黑，胡子拉碴，像老了五岁。

我慌乱拉住他的手，「他们人呢？」

叶子奇安抚地拍了拍我的手，「关进去了，律师我帮你请好了，放心吧。」

我无力地倒回床上，目光空洞地看着白炽灯，眼中不断有泪流，我固执地不肯眨眼。

「饿吗，我去给你买点吃的。」叶子奇站起身，我飞快拉住他的手，连连摇头，像溺水之人抓住了浮木一般。

「陪我，我怕。」

他重新坐下来，柔声道：「别怕，我一直在。」

我强行挤出一丝笑容，「谢谢你。」

叶子奇揉了揉我的头，像哄小孩一样，「小傻子，你敢不敢抱着我痛哭一场。」

我双手捂着眼睛，胸口剧烈起伏，死咬着下唇，不让自己哭出声。

叶子奇叹了口气，站起身，弯腰抱住了我，「那我主动一点儿。」

我再也忍不住，号啕大哭。

我从不知道父亲得了心肌梗死，需要吃药控制。

说到底还是自己不够关心父亲。

那时我年轻贪玩，极少回家。我怪继母父亲死在家里三天才发现，这又何尝不是我这个做女儿的疏忽呢。

子欲养而亲不待，树欲静而风不止，我永远没有机会弥补这个遗憾。

我恨继母，恨叔叔，恨顾晏文，更恨我自己。

哭得浑身脱力，喉间发不出任何声音，我才平静下来。

叶子奇戳了戳我的脸，「我带着你一起走出来，相信我，我可以照亮你。」

我不敢回应，只能装作没有听到。

出院后，我先去了警察局做笔供，又去见了律师，然后来到陵园。

父亲墓前跪着一个人，是顾晏文。他伤很重，胳膊打了石膏，右脸全是乌青。露出的皮肤上也全是伤口。

我缓缓走近，跪在他旁边。

他没有意外我的到来，淡淡看了我一眼，「小小，你现在可以朝前看了。」

我从口袋中掏出两枚钻戒，放在他身前的石砖上。

他垂下眼眸，似笑似哭，「苏小小，你是喜欢我的，对吧？」

我重重给父亲磕了三个头，直起身准备离开。

他拉住我的裤腿，仰着头看我，「小小，朝前看吧，别活在仇恨中。」

「你对你妈做到的事知道多少？」我低头看他，手死死掐着大腿，努力保持理智。

「不多，甚至我以为我还得清。」他松开我，颓败地低下头。

「再见，哥哥。」

我挺直脊背，转身离去。

叶子奇在路边等我，见我出来，小跑过来扶住我。

我正准备拒绝，他突然蹲在地上，极其自然地给我系好散开的鞋带。然后仰着头，笑得和煦明媚。

「我还是有点用的，你别赶我走。」

「叶子奇，你是傻吗？我配不上你。」我忍着眼泪，向后退了一步。

「你才傻，你自己有多好都不知道，小傻子。」他戳了戳我的脸，极其认真地看着我，「是我出现得太迟，才让你过得这么艰辛。以后我要做你的大英雄，像你在游戏里保护我那样保护你。」

20

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，继母被判了无期徒刑。

她之前抵押了房子贷款，现在房子被银行查封了，借的高利贷，也都找上了顾晏文。

顾晏文为了还债四处借钱。但因婚礼上闹的事，所有亲朋好友都对他避之不及。

我将他之前卖公司的钱还给了他，算是对他最后的心软。

叶子奇站在街头，看着远处蓬头垢面，一口一口抽着烟的顾晏文，问我，「小小，你为什么要帮他啊？」

「因为善良美丽大方可爱有钱……」我转身向顾晏文相反的方向走去。

叶子奇小跑追上来，笑呵呵地跟在我身侧，「这些好品质在我们第一次打游戏，你残血回头救我时，我就感受到了。」

我没说话，叶子奇也沉默了下来。

黄昏的余晖下，城市温柔，晚风惬意，但不及他目光缱绻。

他向我伸出手，「苏小小，欢迎开始新生活。」

我回握他的手，「欢迎和我重新认识一次。」

（完）

浏览器扩展 Circle 阅读模式排版，版权归 www.zhihu.com 所有